

今天所有的差異要平等的話，恐怕資源，我認為資源的 input 還是重要，就是要保障達到一個 minimum 的基本需求，就是說每個人要先能夠達到一個自主，就是說維持一個基本的能力之後，其他的差異才能夠維持住，這個 minium 的標準是可以來討論的。(P1-25 980831-phi6)

第二節 社會學領域焦點座談結果分析

匯集社會學領域專家討論焦點，與哲學領域相較下呈現截然不同的關心面貌，主要的意見多集中於三大方面：公平的定義、公平的分類與教育公平的可能變項。有別與哲學著重於理論與實際應用間的連結，社會學領域從焦點內容之呈現來看，較關心公平概念於社會各階層間的不同作用，故在分類與應用上以社會組成之現況為主要考量。

壹、釐清公平的定義

不論從中西方的觀點，公平之於教育的討論已有其傳統，儘管如此，但是仍處於一種多元論述的狀態；因此，不同的思潮對於公平的出發點與定義有其特定的想法，本研究所訪談之社會學領域專家，即便對此有熱烈之討論，但仍未能對公平之定義立下一合適之操作型解釋，故仍建議發展出一基本之指標架構，以作為後續檢視所用。

但是西方從這個...我們講這個...可能 20 世紀中期以後，因為自由主義盛行，所以就覺得說每一個人不管他的背景、資質等等不一樣的差異，但是給他一樣的機會，他應該就會有一樣的成就...被這種的...這種的觀念所帶領，所以我們都覺得好像這樣就是一種公平。(P2-12 980907-soc1)

像杜威他也講了很多關於公平的東西；像美國的那個教育之父曼恩，他也提了很多大眾教育的一些理念；我是覺得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們這一些人的...理論...的東西，而不見得是一直在 Rawls 這裡面的東西打轉。(P2-13 980907-soc1)

不同的人會講不同的教育公平，所以當他一個抽象概念，我們要把它變成是這個可以去實際要去解決問題的時候，你勢必要去操作，去操作這個概念，就是說你要用什麼的 rationale，你要用什麼樣的理論去操作這個概念，那不同的 rationale 操作出來的教育公平的那個...那個實際的那個 index 就可能會不同。(P2-06 980907-soc3)

除了從操作的理解角度來對公平定義做出註腳外，從教育的投入、過程與產出的不同階段，亦可做出不同的定義理解方向，

我們談到這個公平，我想到的是三個層面，比方從教育上來看，第一個有沒有給他這個入...接受教育的機會；第二個是說有了機會之後，他這個過程當中，他被對待的方式平不平等；那第三個是說結果，結果出來怎麼樣，有時候是拿著這個結果去競爭的 opportunity。(P2-08 980907-soc3)

公平因教育在不同階段實施的特性使然，故在定義上有其針對性與特殊性的需要，能否將此需要轉化為具體的衡量指標，是與會專家一致的看法，因為若未能就公平的定義做出普遍性的解釋，則在資源分配與法令政策的制訂都將失去其依據，

過去我們做的東西是比較前衛性的，用政策手段來解決所有問題，我個人以前也做個這種，我很贊同左派的想法，但是我這幾年比較有保留，我認為這樣解決也有問題，因為國教資源是有效的，不可能...而且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可能...我比較傾向於選擇性的積極性保護，選擇性的積極保護，哪些人真的需要的，就需有一個定義。(P2-32 980907-soc2)

貳、明確公平的分類

社會學界在討論公平之相關議題時，多從社會不公平之角度出發，因此在討論的議題上，對於弱勢與教育參與權利部分多有著墨，但也有從結果的面向作為討論的說法。綜合來說，對於如何將公平議題妥適做好分類，儘管討論歧異，但均不脫投入（input）、過程（process）與產出（output）三階段的分析框架。

我個人的觀察，我會覺得說我們在整個有關公平正義的分類，不管是從教育歷程也好，或者是從教育經濟財政的這個觀點來看的時候，比較會著重到 input，加上假如我們看 Bowles & Gintis 很早之前就注意到這個 process 的部分，在學校裡面怎麼會再產生再一次的情況，可是我們比較少去探討 output。(P2-07 980907-soc3)

在我們比較教育比較有名的，那個瑞典的那個 Husssen，那他不是編了一本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education，就是國際教育百科全書，那裡面把不平的來源分為十一類左右，包括能力的差別、教育的差別還有族群的差別等。(P2-12 980907-soc1)

教育公平的這發展，基本上它是先在 input 的部分，先看這些資源的投入是不是公平；然後，第二個階段，它是可以直接跳到 output 來看，也就是說看不

同族群的，他們的比例上，教育成就是不是相當？性別上是不是相當？女生的教育機會是不是跟男生一樣，女生是不是一樣有進大學的機會等等。所以它是 input，接下來是 output，第三個階段是現在比較強調的階段，就是 process 的過程。(P2-14 980907-soc1)

在細緻的分析上，上述三個階段於公平的分類，於社會學的觀點較是從微觀的角度著手，有別於鉅觀角度在結構面的處理；換言之，從個人的發展作為此類議題的討論基礎，是較具明顯共識的一個焦點。以個體的不同階段社會與教育需求特性出發，作為深入分類的探討依循。

我們最常用的分類 access to，他是不是能夠進入那個參與的機會，有沒有註冊的機會，接下來是 survive of，他是不是能在教育過程當中 survive 下來，所以那個中輟的比例，或者逃學的比例，再來第三個就是他的 output 的部分，那他的 output 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他的學業成就如何，然後最後呢是他的 outcome，outcome 是指他人生的結果，他最後是不是有找到好的工作，最後是不是能夠不失業，所以也有你也可以用這四個，就是用 life course 來看。
(P2-08 980907-soc1)

micro、meso or macro，那 micro 講的就是這個價值觀，你說...勞動階級的家長...家裡為什麼小孩生這麼多，因為有的家長他不願意把資源...他不願意冒險把所有資源集中在某一個小孩身上；meso 有講，他講過教育政策跟之間的關係，這當然是教育政策；還有 macro，講說學生成就表現的部分等等...這個...教育不均等的問題到底怎麼產生的，他們都覺得說...辯識出來，然後用政府的手段去解決。(P-10 980907-soc)

參、掌握教育公平的變項

從社會不公平的角度回溯教育公平實施之應然，是教育社會學長久以來主要的分析渠道，因此就探討社會不公平之現象來看，掌握可能造成社會不公平的變項並進行控制，就成了社會學界關注的重點。以此方向來看，破除並消除社會不公平的相關變項，即能促進教育公平的實施。

學教育社會學最傳統的就是從四個變數開始，就是社經地位，然後再來是什麼種族、性別，當然其他國家還有宗教，這四個就是說，在你如果看任何一本教育社會學的書，他都會提到這個四個，是主要就是說會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對待出現的變數，但是你發覺當全球在進入全球化時代變遷之後，你發覺這個四個可能是不足以涵蓋，我們可能會談到的，那所以尤其在九〇年代以後，強調這個所謂的這個努力本位的東西以後，你就發覺我們會加上另外一個，另外一個東西，另外一個對象，就是所謂的 falling behind，就是那些落後

的，不管他什麼背景，不管他什麼種族，然後就是他就是在學業成就是 falling behind 的，那所以再加上這個，還有是加上這個變化之後不同的性傾向的，那就是他可能是有同性戀的，或者是邊緣邊緣的這個雙性的，這類的學生的出現的時候。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高峰式，那你就發現這種的族群，他會在原有的我們所熟悉的這四個變相之外，他會因為不同的社會的狀態，然後出現新的一些變數。(P2-08 980907-soc1)

從社經地位、種族、性別、宗教、相對弱勢團體等面向來探討實施公平時的可能影響，可直接析釐出影響的背景因素並加以控制，直接反應出社會學領域以社會問題為關注重點的學門特性。所以在反應與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解層次上，公平之於教育應該以實踐大於理論的方式存在，且在實踐的層次應注意由階級、性別、種族、宗教等因素所引起的結構影響。以性質來看，教育公平所欲控制與解決的變項，是由政策在結構的層次進行處理；相較於前面所提的分類，較從個體需求的微關面著手，兩相比較之下，社會學領域專家所討論之教育公平觀點，是一種確立問題意識到解決問題來源的過程，亦即使用問題導向，來說明教育公平所引發的相關討論。

第三節 經濟學領域焦點座談結果分析

有別於哲學領域與社會學領域從理論、定義與問題解決之意義縱軸來看教育公平之實施，經濟學領域學者則從實際的操作面向與特定議題切入，以教育公平之建立與運作所落實的意義著手，其討論焦點亦可分為三大方面作為進一步的討論：建立參考的指標、公平與高等教育、教育公平的問題討論。

壹、建立參考的指標

指標與模式的建立一直是經濟學領域在討論社會科學問題時相當重視的內涵，特別是遇到價值分歧或主觀成分居多的討論議題，建立一套可供檢視與對話的指標系統，即成為經濟學者努力的方向。以本研究所分析之經濟學者與會內容來看，即對於指標之建立方式與內容多所討論，其討論之比例明顯高出於其他專業領域。

教育經濟學裡面最常碰到的就是每生支出，每個學生他吸取的學生校務預算是多少；可是，那個就剛剛像 X 教授也有講，有些問題就會出現，比如說你是這個小校，跟你是這個大校，你這個 overhead 的成本攤下來這個就會出問題了，那其實也不是不能處理啦！反正 overhead cost 是當處理掉，而是看那個 referent cost，因為 referent cost 而是直接跟受教過程有關係的，overhead cost 是直接可以來，當然政府在做一個量化指標的話可能要做一個考慮。